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Zu Mu Lii

有价值悦读

祖母绿

张洁

祖母绿

Zu Mu Lu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有价值悦读

张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祖母绿/张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有价值悦读)

ISBN 978-7-02-010073-6

I. ①祖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09794 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责任校对 李晓静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7 千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8.125 插页 3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073-6
定 价 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社会飞速发展,欲求稳定健康、立足长远,必须有具备良好价值的文学读品,丰富和保护我们个体的心灵和创造力;社会飞速发展,现实的我们,也确实没有多少完整的时间,投入心性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套“有价值悦读”丛书,以作品精到为编选方向,以形态精致为制作目标,旨在为当今奔忙于生计和学业的人们,提供一个既可以随时便览,抽时间细细品味也深有内涵的文学经典读本。

初出第一辑,以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为主,每人一册,不特选小说,作者有被称道的散文作品亦纳入该作者的选本。

限于目前的具体情况,一些作者未能收入眼下这一辑,我们将在后续的出版过程中,满足大家的要求。

我们热切地期盼广大读者,对我们这套丛书提出意见和建议,以使我们能够做得更好,我们彼此能够更贴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未了录 \ 1

祖母绿 \ 19

听彗星无声地滑行 \ 109

四个烟筒 \ 143

一生太长了 \ 161

捡麦穗 \ 197

母亲的厨房 \ 205

对于我,他没有“最后” \ 215

没有一种颜色可以涂上时间的画板 \ 251

未了录

我知道,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关玻璃窗之前,顺手把我的老伙伴“太史公”放到了窗外。它肯定不满我这样做,但它一向儒雅庄重,绝不会用死命的嚎叫,表示自己的不满。它只是重又跃上窗台,趴在那儿,隔着玻璃窗,用它那仿佛能看透一切的眼睛,紧紧地盯着我。

我装作浑然不觉,接着去插窗上的插销。可这窗户年久失修,窗框已经开榫、错位、变形,别管我多么使劲,那插销无论如何是插不上了。这不能算是维修工人的疏忽,而是因为我对生活无可救药的恍惚。平时,我就用一根麻绳拴着,开起窗来当然非常麻烦,好在我很少开窗。因为我已如早产婴儿般的孱弱,任何一点温度变化,都足以对我造成威胁,让我爆发一次莫名其妙的合并症。我老是发出这样的感慨,为什么医院里到现在还没有一种供衰弱的老人睡进去的保温箱?

所以我的房间里总有一股地下室的霉湿味,以及一个不健康的人长久居住过的怪味。

可是从前天晚上起,我却把窗子一直开着,我希望那沁着花香的春风,能把我多年来浸淫在这屋子每一个缝隙里的怪味,彻底置换干净。

这大概是我能为别人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早晚会有人搬进来,我希望新来的房客,不要因这房间里的怪味责怪我,不过即便他们责怪我,我也听不见了。

当然,顶好是把这房间重新粉刷一次。

风儿是暖和的,我却咳嗽不止。我的嗓子里粘着一层厚厚的

浓痰，好像积满了煤尘的烟囱，我真巴不得有谁拿个铁扫把，像清扫烟囱那样，把我的喉咙清扫干净。

前天医院打来电话，通知我今天住院。打电话的小伙子有副轻歌剧演员的嗓子，唱着歌儿似的，好像通知我去赴一个约会，告诉我有人正在一棵合欢树下，或是一座小桥旁等着我。而我要去的，却是通向太平间的那道小门。

从接到电话那一瞬起，我就开始不断回首自己的一生，就像即将死去的人常做的那样。我不禁感到奇怪，在这之前我们都干什么去了？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，才会想起已然无法了却的大小小数不清的旧账？难道我们注定要带着许多懊恼离开？

我的一生，索然无味，顶顶平常。我甚至为那些将要给我写悼词的人犯愁：我有什么值得在悼词上一提？或是，那悼词念不了一分钟就没得念了，如何是好？

就连我的名字，也像成心跟人找别扭，不但念起来十分拗口，还透着刻板和平庸。虽然每过那么两年，它便会在一本明史研究之类的书脊上出现，那本书也不会很薄，总有四五百页的样子，不过那本书，多半被放在书架的最下层。我明明知道，我的下一本书出版了，我的上一本书还不会卖光，可我有时还忍不住跑到书店，

朝我那些卖不出去的书溜上一眼,看看它们是否有所减少。唉,哪怕卖出去一本也好。然后又赶紧溜走,像个心虚的小偷。我怕,怕有人认出,我就是那些卖不出去的书的作者。这让我感到惭愧和惶恐,我知道自己才气有限,白白地糟蹋了许多纸张,让读者浪费了很多的时光。可就像中了邪,我没法儿不把整个心思投入我的研究,也没法让自己停止不写,没有这些,我还活个什么劲。

邻居老李问我,住院以后,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代办?比如信件、电报之类,要不要及时送到医院,还是等他到医院探望我时,一并带去?

我对他说,不忙。有便时带去也不迟。

除了出版社、报刊,或某大学学报编辑部关于组稿、催稿、出版事宜的往来信函,或偶尔有个像我一样较真儿的书呆子提出就某个朝代、某次战役的确凿时间、地点之类与我进行商榷之外,我几乎没有什么私人信件,何况我已经病了很长一段时间,工作耽误了很久,就连这些信函也往来寥寥。

没有人跟我过不去,可我就是没什么朋友。

研究所里的同志,对我十分敬重和体谅。我却常把别人的礼貌,当做饶有兴味的表现。别管人家爱听或是不爱听,有事或是没

事,腻味或是不腻味,我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引经据典,向听者证明清夏燮所撰之《明通鉴》,立说多有不经之谈。

逢到不得不回访什么人,心里一边惦记着摊在桌上的手稿,一边暗暗巴望对方顶好不在,我便可以留个简便的条子,马上走人。既尽到了礼数,又不致耽搁太多的时间。实在不巧碰上了,我会把“现在天气渐渐热了”这种废话,说上三遍。

我在社交场合种种不合礼仪的表现,常常闹得对方不知该拿我怎么办。等我起身告辞的时候,不论我或是主人脸上,都会显出因为不再互相折磨而对彼此感激不尽的神情。

赶上节假日,离开了机关食堂,我总闹不清什么时候该吃早饭、中饭,或晚饭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像我那样,急切地巴望食品工业和服装工业的发展,巴望着到什么时候,才能把吃饭那个复杂的过程,简化到宇航员的水准,该就餐的时候,只消从管子里挤上一点。我巴望着纸浆即将成为服装新型材料的报道尽快付诸现实,用一次就可以扔掉,既免去洗涤的麻烦,也省得我的衣服、被单,总像油渍的抹布。和别人没什么两样,我同样喜欢干净的衣服、被褥。

.....

除了这些,难道再想不起丁点儿有意思的事了? 哪怕我是不

是还欠着谁的几块钱，或是忘了回访来看望过我的某个人？

安徒生童话里有个关于睡帽的故事。在寒冷的冬季夜晚，一个将要死去的孤老头子，透过自己一滴混浊的泪珠，看到了过往的一切。

在我色彩单调的一生里，也曾有过一滴泪珠，但它不是老年人的泪珠。那是我青年时代一滴仅有的、闪着珠贝一般柔和色彩的泪珠。不到它将要和我一同埋葬的时候，我从舍不得把它从记忆的深井里挖出。

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，她笑着，走进我们那间因墙上爬满青藤而光线阴暗、气氛沉闷的办公室。

从此，办公室里就像多开了一扇窗。

她怎么那么爱笑？她一笑，我也会跟着笑起来。我高兴地发现，这会使她的笑声更加响亮。我从未想象过我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，但从那时起，我对自己的笑容，有了一份自信。

我常常丢伞，一把又一把。只要下一次雨，我多半就要丢一把伞，或是把它忘在公共汽车上，或是忘在哪个小饭铺，或是书店、报刊零售亭的台子上，而那天，我把伞忘在一个什么学术讨论会上。

她叫着，笑着从我后面赶来，把我的雨伞交还给我。我听着，

享受着她的笑声，却忘记了向她道谢。

倾听她的笑声，感觉办公室多开了一扇窗的明亮，甚至她丢了一粒纽扣，或她因为没有买到一双美丽的鞋子而生出的懊恼……全渗进了我将要读到的史料，或是我将要写到的文字里。

我的生活，似乎比以前复杂多了。我不断把我认为有趣又有用的资料拿给她看，逢到我向她讲起我们那些可尊敬的祖先，那潮水般退去的历史，我便体会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绪，它叫做：快乐！

我甚至开始看电影。

有一部片子，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名字，但我不便说出，那会让编剧想起伤心的往事。因为当时人人都说，那是一部顶乏味的、不等走出电影院就忘得精光的片子，可我却从那部片子里，得到了让我翻个儿的启示。

我写了一封信给她，约她某日某时在那座小桥旁会面——完全和那部电影一样，就连信上的措词，也是照着台词拓下来的。

十点，她没有来。

我想一定是我写错或记错了时间。这很可能。虽然那封信在决定投递或不投递之前，我不知从信封里拉出来、装进去地折腾、重读了多少次。

我饿了，可我不敢离开那座小桥去吃午饭。

我不断摘下眼镜，把镜片擦了又擦，但它仍旧模糊一片。我后悔过去总是把它和钥匙、剪指甲刀之类的东西一起塞进衣袋，或漫不经心地把镜片蹭着桌面扔来扔去，以致使它变成了两片磨砂玻璃。

现在，它似乎比平时模糊得更厉害了。

我开始想，她是否生了急病，或是在来的路上出了意外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是下十次地狱，也不能赎回我的罪过……

喧嚣的市声，随着白昼悄悄隐去。远处的路灯依次亮了，柔和的、橙黄色的灯光，慷慨地落在我的身上，是在抚慰我那焦灼的心吗？

第二天一早，还没跨进办公室，远远地，从那绿色藤叶的深处，传来了她的笑声。天！她没病，她活着。健康的，快乐的。我久久地伫立在屋檐下，不敢走进办公室，生怕别的印象会冲淡我这失而复得的欢乐。感激的泪水，一下涌满了我的眼眶，虽然我不知道应该感谢谁，又应该感谢点什么。

她，依旧甜甜地笑着，对我说：“这个星期天晚上，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”

我听着她的话，接过她还给我的、沉甸甸的、用牛皮纸包着、麻

绳捆着的资料,满怀欣喜地想着她的婚礼。仿佛昨天我在小桥旁自谴自责的忧虑,那折腾了许久不知该不该寄出的信,压根儿没有发生过、存在过。

婚礼随随便便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,好像一场朋友间的聚会。完全符合她的做派。

我头一次在众多的人群中,没有感到局促不安。

新郎是强健的、高大的、英俊的。他紧挨着我坐,告诉我他是地质工作者,对我津津有味地大谈地震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应力是如何产生的,以及红外遥感技术必将代替地质工作者的罗盘、钉锤、放大镜,用于地球资源的勘探……好像他不是这个婚礼的主角,而是来这个婚礼上贺喜的客人。

我笑,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,他那不顾听者死活的劲头,真有点像我。

他一定热爱他的工作,相信地质学是世界上顶有用、顶了不起的一门科学。我崇拜他,甚至想,我当初没学地质而学历史,是不是一个错误。

他顺手给我一支香烟,显然,他幸福、高兴,想不到我会不会吸烟,或是我要不要吸烟这样琐细的问题。

我当然得吸。我不忍拂了他的好意,还因为,他是她所爱的人,还因为他本人就招我喜欢。

烟很呛人,我不知道,这股呛人的怪味应该咽进肚子里,还是应该吸进肺里。我猜想,应该吸进肺里,因为我在医院里看到过,吸烟会导致肺癌的宣传画。我不会记错,医院那地方我相当熟悉,除了办公室,那儿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

很不顺利,一开始我就被呛住了。但我极力忍住咳嗽,憋得满眼都是泪。我怕那表明不会吸烟的咳嗽惊扰了他,他也许就会责怪自己,不该让不会吸烟的我,受这份罪。

她朝我们走了过来,端着两只精巧的酒杯,眼睛亮亮的,笑着,一定要敬我一杯。我谢了她,接过了酒杯,一饮而尽,我的脑袋,立刻嗡嗡地响了起来……然而我是那么高兴,就像我自己结婚似的。

夜深了,带着欣然的心绪,离开了那两个使我快乐的人和那所使我快乐的房子。

十月中旬,天气还不算太冷,我把风衣随随便便地搭在肩上,在融融的月光下,信步走着。不知因为那支烟,还是因为那杯酒,我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。

偶尔一阵清风吹过,从路旁的刺槐和白杨树阴影下,便传来窃

窃的私语或轻轻的笑声。

我想起他刚才唱过的歌：“我的歌声，穿过黑夜，轻轻地恳求你……”

也想起她倾听他歌唱时的神情。

心里便涌起一缕淡淡的渴望，巴望我的身旁，挨着一个柔弱的肩膀；巴望有人会把她那可爱的、有着许多发卷的小脑袋，靠在我的肩上。我会用我的风衣包裹着她，就像骁勇的西班牙骑士，用他们的披风包裹着自己的女人。

一块石头突然绊了我一下，我低下头来，看见我映在地面上的影子。那对肩膀，窄小得如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，而且像是缺了三条肋骨似的往下倾斜着。于是恍然彻悟：没有一个女人，会愿意把她的脑袋，靠在这样一个肩膀上。

唉，那轻轻的、穿过这样的夜晚，飘向爱人的恳求啊……

回到宿舍，已经很晚了。

侧身躺在我的小床上，信手在挨着小床的书桌一侧，写下她名字里的一个字母：S。心里并没有特别的忧伤。渐渐地，我的眼睛模糊了……那一夜，我可能做了一个愉快的梦，不过因为年代太久，我已经记不清梦的内容了。

很快,她就离开了我们研究所,跟随她的地质学家,走遍天涯海角去了。

我知道,她已经和我一样的衰老,但是,只要我没有亲眼看到,在我的记忆中,她永远是我们分开时的样子:总是无缘无故地笑着,总是一副睡了一夜好觉,神清气爽的样子。

人说,爱情,那是摘心摘肝的思念,纵体入怀的疯狂,地狱冻结般的痛苦,无尽无休失眠的长夜……我一辈子也没有体会过如此复杂的心绪,我也没有一个又一个夜晚地站在她的窗前,期待过她的影子在窗帘上显现……

但我多么感谢她!只是因为她,我才有幸感到多开了一扇窗子的明亮;才体验到一个代表她名字的字母,所给予我的欢乐。

该走了。可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了结。

书架上那些随手乱插乱放的书籍,我原想按朝代断限、编目,好让将来使用它们的人便于查找。《朱元璋与红巾军》那篇论文,也还没有校对。

昨天晚上,我只来得及做完我力所能及的两件事:抹掉了写在书桌一侧的那个字母,烧掉了那张曾包裹过我借给她那些资料的